

女校先生

黄梵 著

作家出版社

xian sheng nu xiao xian sheng nu xiao xian sheng

女校先生

黄梵 / 著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女校先生 / 黄梵 著. 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04.12

(文学新干线书架)

ISBN 7-5063-2804-6

I. 女… II. 黄… III. 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
IV. I22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4) 第099874号

文学新干线书架

作 者: 黄 梵

责任编辑: 广 心

装帧设计: 苏颜斌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码: 100026

E-mail: wrtspub@public.bta.net.cn

http: //www.zuojiachubanshe.com

经销: 新华书店

印刷: 北京忠信诚胶印厂

开本: 850×1168 1/32

字数: 145千

印张: 6 插页:

印数: 1-2000册

版次: 2005年5月北京第1版

印次: 2005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

ISBN 7-5063-2804-6

定价: 21.00元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目录

女校先生	1
七 毛	10
费马的灵感	15
自我教育	19
刘超去甘司	23
李进与圣徒	27
办公室恋情	31
同 事	35
老党员独白	39
凶案写意	43
梁彭别传	54
良 民	62
凹 痕	78
美人鸟	90
玻璃的刺痛	101
十七岁的愚人节	117
玻璃节	134
哀乐作曲家	143
方向正北	151
往 事	162

女校先生

我读到那本书时已经是十年以后。那本书被镶嵌在一个礼品盒的绒布铺垫的凹槽里,作为相互馈赠的辞书,它里面包含了許多令我吃惊的教诲。譬如,关于“宽容”,书里提到可以是一个罪人悔悟后的心理状态,他对别人的所作所为并非无动于衷,只是自感无颜指责。关于“嫖妓”,书中指出那是整个社会性犯罪念头的一个减熵途径。在“勇气”一栏,我找到这样的字眼:对可怕经历的遗忘,遗忘的途径有震怒、爱情、憧憬……我意识到十年以前不会有这样的书,不然我的今天一定是另一副模样了。

记得我四十岁时,收到过一位女生写给我的春情萌动的信。我当时兴奋地去楼下买了一瓶烈酒,为自己莫名奇妙的成功喝得酩酊大醉。在这个空气压抑的女校,有什么比我必须把她当成同性更难受的事呢?在酒精灯的蓝焰上,我把信烧了,尽管看着桌上的一小撮阴毛似的炭烬,我想入非非。院长经常抱怨我的课程太西化,她整天难受似的眨巴着一双并不天真的老眼,在学校四处找碴儿。上任伊始,她出台了一个让人憋气的规定:所有课程教案务必经她过目。我的课程教案便有三分之一被她的红笔圈掉了,旁边注着诸如“弗洛伊德的力比多理论不适合我们女校”之类的蠢话。当时我被另一件事情缠身,心不在焉,并不知道这究竟意味着什么。

有一天,我的妻子看到我带回家的教案时,显得有些激动。她在妇联工作,有一件事情让她困惑不解。一位常跑到妇联求助的女子,最近去南大听了一门文艺心理学。回来后便做了一件让妇联干部感到出格的事。她每周一次,主动为搞根雕的丈夫招妓,从而一举解决了多年来困扰她和妇联的,丈夫的性虐待问题。“力比多,力比多。”妻子一边用舌头掂量着这个词,一边毫不犹豫操起了一把大剪刀。她知道被女校长用红笔圈掉的内容我用不着,便在教案上开起了天窗。

后来我下课时,经常会遇到对教案中的形状各异的天窗感到好奇的女生。我便解释,那些窟窿是准备贴菲林图片的地方。消息不胫而走,结果我的讲台前,天天有人等着翻看那些并不存在的菲林图片。她们炙烈的眼神与校长钦定的古板的校服,形成了颇为滑稽的反差。我知道,那位羞羞答答、情书里不敢署名的女孩,肯定不在这群喜欢到讲台磨蹭的女孩当中。她究竟在哪儿,成了上课中一个特别困扰我的问题。我烧掉的情书中没有她的笔迹,那是一封用报纸上的字拼成的印刷体情书,尽管她声称在第二封信里,会署上自己的大名。后来我经常翻看的那本辞书,对这种女孩的做法和心理倒有很棒的描述,“……她们为精神眩晕,却在肉体中醒来。”我为这个姗姗来迟的教诲感到遗憾。那时的我为第二封信的迟迟不来,心急如焚。记得上心理课时,我突发灵感,施出一个怪招。不管是高年级或低年级的学生,周末前都接到同一道测试题。试题让她们细致地刻画对父亲的感情,然后进行心理分析。

第二周,我一共收到了三百六十一份答卷。有的答卷居然是一篇对父亲的控诉书。我毫不犹豫地把这类答卷交给了校长,她的脸上是受到震惊的神情。随后她对我的做法大加赞赏,认为我的试卷帮她发现了一大批潜在的家庭罪犯。整整有两天,我汗流

涑背地坐在窗帘紧闭的办公室,在一大摞眷恋父爱的试卷中大海捞针。那封情书的语调,以及不经意流露的迷乱的情感,是我查找的唯一线索。她宛如一座精致、令人垂涎的古代雕像,屹立在林林总总的赝品中间,怀着顽皮又可爱的心理与我周旋。当然,我也不会差到是心理学方面的孬种。第二天,我终于小有收获,找出了五份可疑的试卷。它们恍如老男人面前的年轻娇嫩的玉体,简直难分高下,连作者的姓名也一样诱人。我违心地给这五份试卷打了高分。发放试卷的过程中,我特别留意观察五位作者的花容月貌。我注意到气质与表达口吻之间的微妙的关系,据此我把筛选对象缩小到三人:蒋惠蓉、杨蕤、汤苓。她们的面庞像是搁在眼睛与太阳之间的一片嫩叶,皮肤深处都透射出纯洁无邪的光泽,让我越发感到自己内心的黑暗。也许继续鼓励我做下去的,不只是校长的路见不平,被那封情书煽起的好奇,而是隐隐约约逐渐浮现出来的肉欲。我强作镇定地决定单独会见她们。我几乎差点烧香祈祷,情书的作者就在三人当中!

我先在图书馆走廊碰见了踽踽独行的蒋惠蓉。她高高的个儿,白白的皮肤,翕动的鼻孔洋溢着热情。那天她对自己得高分浑身不自在,她的敏感让我打了个寒颤。她左思右想,她随便写的作业怎么会得全班最高分,似乎她对平时在班上的倒数位置更心满意足。我不得不继续维持假象,夸她的作业多么有见地。我把图书馆的大门用力关上时,仍看见她在走廊里的眼睛瞪得老大,目光比雕像的目光还要让人感到取悦她的徒劳……那几天我的心情摇摆不定,我看到了自己悲哀的根源。

“这虽然是一份对社会假正经的抗议书,但手段却很卑鄙……”我忘了笔记本中的这段话,是不是喝酒时从脑子里冒出来的。当时极地酒吧的乐队正奏着震耳欲聋的摇滚乐,却掩盖不住

杨蕊接二连三的喷嚏声。她用餐巾纸捂着嘴,不时像换气似的道一下歉。她围着丝绸红肚兜的胸部弄得我很不自在,那儿只有稍稍能觉察到的一点起伏。与其说它让人想入非非,不如说它净化了我。它使我彻底打消了想借酒劲干点什么的念头。她自怜地抠着自己的指甲,又一脸惊讶地发现了我指甲上的竖条纹。之后她有些酒晕地扶着我的手,我却正经八百为她看起了手相。这就像是最后一次堂审,我判处了两人关系的死刑。从今后,我面对她时,不会再有自责的感受。那晚我把她送到巷口,嘴里嘟囔着莫名其妙的话:“感谢今晚你让我想起了从前。”她突然回敬的一句话让我大吃一惊:“我宁愿让你想到现在。”说完她转身跑进了黑黢黢的深巷,我一直望着她的被月光映亮的金属发卡,像萤火虫在巷子深处渐渐飞远。那晚我十分庆幸,她不是信的作者。

渐渐我弄清了心底的一幅图景。我思索过,如果立法者知道我的内心,我够不够判上死刑?我熟悉这一带的夜晚,案件堆积如山,别人心中的不愉快,恰恰是我心底的一团野火。与汤苓会面前的这几天,校长按图索骥,约见了几位伪善的父亲。在校长的威胁与利诱下,有一位父亲招了供,承认对女儿施了暴。据说第二天,那位家长就被警察悄悄带走了。这件事使我对自己的身份感到恐惧,似乎我既是校长的同谋,又是那位家长的同谋。正是带着这幽灵般的心境,我约见了最后的可疑者汤苓。

那晚,我和她相对而坐。办公室里升腾着印度香的烟雾,似乎掩盖了我额头上的袅袅热气。她头上扎着马尾巴,耳后到颈项的皮肤,把发际衬托得格外诱人。她的鼻尖和嘴唇有几分冷,但对我的凝视不带防范。她向我打听那位家长的事,尽管他咎由自取,她的话还是勾起了我的罪恶感。我努力使表情明朗一些,结果反倒更暧昧了。我想象着审讯室里的情景,那个可怜的人如何成为警察练习怒吼的对象,面对固执又烦躁的质问,瑟瑟发抖。也许读者

不相信,我与他是正片与负片的关系。我想象我抱头蹲在地上,瞅着警察的一排裤裆,不服气地想到它们也没少弄过女人。等我站起身来,足足高出汤苓一个头。那晚,我和汤苓相安无事地呆到九点,然后我提议送她回去。

路上,我故意绕到清凉山背后的一排石椅边。她喋喋不休,又不肯说明原因地提出离开体美队的请求,我心不在焉地答应了。就在靠近树林的第一个石椅边,我拉了一下她的手,她的默许使我欣喜若狂。后来她承认,出了办公室,她一直在等,那时她的所有思想准备都抵不上老师一个眼神的召唤。我们就着石椅拥吻起来。她矢口否认她写过那封信。很快,我们在一阵摩托车的颠簸与轰鸣声中清醒过来。我没想到这一带也有专门在夜间捉奸的联防队员。他们的动作奇快,赶到石椅跟前时,我们的衣服还没整理好。他们大喜过望,用车灯照着我们。黑暗中乱舞的灰尘,从四道交叉的光束中浮现出来。我们背着车灯弄好衣服,跟他们上了车。他们假装正经地绷着脸,明知故问地盘问我有多大。汤苓因为紧张,死死抱着我的胳膊。她惊惧的表情使我想到了自己的责任,类似做父亲的责任。不过,我也是第一次领教这些乌七八糟的人。在堆着报纸、纸板箱的联防办公室中央,他们临时摆了两张破旧木椅。他们呈扇形坐在正前方,像是准备观赏在钢绳上翻斤斗的两只猴子。

“你是有家小的人吧?”我点点头算是回答。“孩子也有十几岁了吧?”我又点点头。先前一声不吭,穿紫色丝绸夹克的人接过了话茬。我猜想正是他导演了这出闹剧。

“说说看,你与这位小姐是什么关系?”

“是我一时冲动,没她事,责任全在我。”

审判者故意瞪大了眼睛,“你是说,你强奸了她?”

“瞎说,我与他是恋爱关系。”我没想到汤苓这会从恐惧中清

女校先生 醒了过来，她反唇相讥，一脸勇气十足的样子。我激动得嘴唇打颤，感激地看了她一眼。

“这么说，你是第三者喽？”阴阳怪气的声音惹得屋里人低头嗤嗤笑，汤苓咬着嘴唇，涨红了脸。

“好吧，我们就把这件事的性质定为通奸。”

“我们没发生性关系。”我马上抗议道。

“没发生性关系？连我们都看见小姐身上白花花的肉了。”屋里的人顿时哄堂大笑。因为不服气，我额头上的血管胀得快要爆裂了。穿紫色夹克的人顿时把脸一沉：

“现在人赃俱获，只有老实交代，才有出路。”

屋里突然变得死寂，窗外传来叽叽喳喳的鸟鸣。远处的声音使近处的我有所醒悟，我的年龄、阅历在这里变成了包袱，在他们眼里我的表现如同白痴。我意识到坚持下去是白搭，我，汤苓，谁都不愿在这儿多呆一秒。我提出能否单独和穿紫色丝绸夹克的人谈几句话，没想到他欣然接受了。他看着我的神情似乎在说，你下面想要的花招我小时候就知道了。我和他站在纸板箱旁边，声音压得很低，我说我认罚，唯一的请求是别再纠缠我们。他马上咂咂舌头，故意用屋里人都听得见的嗓门说，你现在的态度就对头了。

“只有老实承认发生了性关系，后面的事情才好办。”他用诱惑的语气进一步向我交底，同时像对待干了蠢事的下级一样，拍着我的肩头。世界的善恶顷刻间落入了他的掌心，在这个罗网中间，我说话结结巴巴：“如果……我承认……你能不能保证以后不留后遗症？”我明白他是这类交易的行家，原则不过是哽在他咽喉的一股气而已。“好吧，既然你愿意认错，就罚款了事，单位那头我们就不通知了。”他说了一个钱数，我想也没想就接受了。后来，连口袋里的毛票、硬币都掏了出来，勉强凑够了数目。他让手下人递过来一份临时草就的案情报告，我看也没看，就签了字。汤苓过来

签字时,他的手下人已起身走到门外。院子里传来摩托车点火的轰鸣声。我和汤苓从清凉山的高坡往回走时,看到那几盏鬼火般在湖边巡回的车灯。他们又在寻找下一个罚款目标。

当晚我和汤苓分了手。这件意想不到的事为我的情欲打上了死结。有好几个月,我的心情相当糟糕,甚至不敢想入非非,或做一个娇妻美妾的梦。我没想到那道试题又煽起了校长对心理学的兴趣。她怂恿我构想一组专门针对男老师的心理试题。她的意图显而易见。她相信男老师中一定有占女生便宜的人。我没有照办,这类花招令我联想到联防办的可怕的诱供。我寻词推脱,把她给得罪了。

炎热的暑假还没到,正在备考的学生,突然接到从校长办公室直接下发的一批心理试卷。看来她如愿以偿,在校外找到了替她干那种活的人。她想净化女校风气的决心,令我吃惊。没几天,到她那儿串门的学生多起来。从我的办公室窗口,能直接看见那些眉飞色舞、神采飞扬的学生。我盯着她的门,想象那是她门牙上的令人发笑的豁口,但并不能使我独处的难受有所好转。我害怕看见有谁红头胀脑地从她那里跑出来。每隔几天,她的神色都有变化,皱纹稀疏了,脸上有了亮光,两颊泛起与年龄不相称的红晕。这是一个不祥的征兆。两周后,她怀着我能觉察到的秘密,例行召开了全校期末考试动员大会。她的言辞越来越带暗示性,使我在夏天的会场打起了寒颤。

我不抽烟,却不停用喝水、上厕所的方式,度量一天的时间有多长。一周后,在两节课之间,她突然跑来找我。服装正规得有点煞有介事,她好奇地朝我黑黝黝的办公室探身看了一眼,马上又跳出来。“下午放学后,你到我办公室来一趟。”她一转身,衣服咻的响了一声,是她的衣袖在朝我的手背放电。她的背影在走廊消失后,我愣愣地站了好一会,回头把手上的教案摔在桌上,临时决

女校先生 定不去上课了。十分钟后,我告诉望眼欲穿的班长,今天我头疼,心理课改为自习。

下午,校长办公室又来了一些人。校办公室主任、师资科长、学生科长……个个绷着脸。我马上意识到他们事先通了气。我伸头看她的桌子,吓了一跳。我和汤苓签字的那份报告的复印件,足有一沓,不知她复印了多少份准备用来散发。像法庭传唤证人一样,汤苓到最后才出场。她把目光撇向一边,不敢看我,软绵绵的身体有点伛偻。回答校长提问的过程中,她有几次差点呕吐。但我看出,她强忍着良心的不安,承认与我发生了性关系。“这么说,你肚子里的孩子是郭老师的?”校长的两只凸眼得意洋洋地看着我。那时我才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。情书,离开体美队的请求,她对我的纵容,被复印的案情报告,很快在脑海里连成了一条线索。我解开衣襟站着,只求别在汤苓精心谋划的这个骗局面前晕过去。有一回她把眼珠子转过来看我,我看见的是请求宽恕的眼神。她似乎被我的表情吓坏了,惊慌地又扭回头去。

阳光从窗台直射到校长身上,浮满尘埃的一道道光束又令我想起那个夜晚。这件可怕的事慢慢在我心里变成了对交易的理解,她供出那个夜晚以求保全自己,她栽赃嫁祸,以保全腹中胎儿父亲的名分。大概那是她卑鄙行径中的另一种高尚吧。我热得满身是汗,感到了祈祷的必要。我祈祷一切生命烟消云散,没有强大与卑微之别。汤苓突然咳嗽了一声,把我从祈祷中拉回到现实。她匆匆跑出大门,走廊里传来“哇”“哇”的翻江倒海的呕吐声。校长问我对此事还有什么要补充的。我摇摇头。校长久久打量着我,不相信我会这么快地放弃申辩。学生科长出去搀扶汤苓,他的义举加剧了屋里的愤怒。我无动于衷,这样就显得我比所有人高明。我开始相信,没有罪行的罪念,一样会受到神灵的惩罚。许多年后,我在辞书中查到这样的令人茅塞顿开的话:正是本能把千万人赶

上了同一条拥挤不堪的道路。当时我躺在家徒四壁的单身宿舍，马上酒醒了，意识到一本不说假话、甚至有点堕落的书，反倒会使人走上正途。

记得那个下午，校长不断在纸上记着什么，后来我干脆用点头或“是”飞快地回答问题。最后，紧闭的房门敞开，我重新走到户外。那时沉沉夜色重新降临到大地。两辆救火车呼啸着驶过白下街。我走过“旭日东升”吧房门口时，看见了几个妓女。我在心里暗暗对自己嘀咕，“坚强点，学学她们，事情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吧。”

2000.4.13.

七 毛

七毛在黄州镇上是著名的打架高手，关于他的传闻很多，自然被其他小一号的打家四处传扬。有年夏天，他的战绩赫赫到令人毛骨悚然：用砖头拍断了鬼头的一根腿筋，许多年以后，鬼头去福利院上班，仍是一瘸一拐的；用虎牙咬下了狗婆的半只右耳，从此狗婆一蹶不振，即使在炎热的夏天，也留着一头能遮挡残耳的邈邈长发；据说那半只右耳，后来被泡在七毛家的一个盛满福尔马林的玻璃容器里，时至今日，也没听说七毛归还过那半块右耳。他家的那个玻璃容器里，究竟泡着几块人肉战利品，一直是其他打家众说纷纭的。鉴于他超强的战力，战火烧到镇外毫不奇怪，有黄州人不熟悉的人肉落入其中，也是预料之中的。鉴于我与七毛的关系特别，亲密但不致被人视为同犯，疏远又不致挑起战火，所以那些年，我的日子还算好过。

最近，因为回国探亲，我在离开黄州二十年后，又回到家乡。映入眼帘的还是一条条七毛曾经拼力厮杀、战斗过的旧街道，固然店铺已经焕然一新。我去福利院找了鬼头，刚开始，他的态度有几分冷。

“他在牢里。”鬼头看都不看我一眼地说。

“他犯了什么事？”

“不犯事，也得进去，大家都这么说。”鬼头坐下来，翘起那条

断了筋的腿,让它休息一会。很显然,他对七毛削弱了这条腿的腿劲,以及至今还像个领主似的拥有他结拜兄弟狗婆身上的一块肉,耿耿于怀。

福利院的气氛平静得过于虚幻,像是对过去那种可怕生活的诅咒、惩罚。我建议到街角的水轮酒吧喝一杯。这个建议使他休眠的思绪突然醒了过来。他站起来,为了友好地回应这个建议似的,开始滔滔不绝。我知道他酒后话多,但没想到仅仅是喝酒的建议,就提前打开了他的话匣子。到了酒吧,他甚至把多余的兴奋劲儿,用在摆弄那条过于活络的腿上。我看出鬼头不是酒吧的常客,刚进来时他有些不知所措,一杯酒下肚后才镇定下来。

“他现在是个惯偷。你走后,他父亲就平了反。十年后他父亲死于车祸,给他留下一笔现金,一片杂货店,和远在郊区的一片荒地。不到两年就被他全赌光了,然后他向他的两位姐姐、一位住在黄州的大姨、从他父亲遗嘱中分得过遗产的两位姑姑,扯起了没完没了的债。直到所有亲戚都对他失去了信心,一齐对他关上借债大门。不过日子再窘迫,他也不肯干卖菜、扫地之类的行当。终于有一天,他想发挥自己的特长,甘心当了一名雇佣打手。他接的第一件活,是打断风光珠宝店女老板的一只胳膊,委托人是镇外的一个房地产富商。这个珠宝店是富商送给与自己有过一腿的这个女人的。看样子女人得手后把富商给抛弃了。七毛拿了五千块钱的‘修理费’,然后把女老板修理了一顿。X光底片上,女老板的右手骨断成两截。盛怒之下,女老板报了案。不到一天,七毛就锒铛入狱。不过直到这时,他的表现还算差强人意,他表现出了应有的职业道德,他没有供出付他钱的那位富商。虽然镇上人人都知道事情真相,但他一口咬定是自己一人干的。警察拿他毫无办法,判了七年徒刑了事。

“七年说长也长,说短也短,不过对他这种坐吃等死的人来

说,肯定长了点。他一出狱,就变样了。吓破了胆似的,变得畏缩起来,成天只干些偷鸡摸狗遭人唾弃的小勾当。他的样子变温良了,反倒使大家很不习惯,所以人人都怀疑他又在搞什么阴谋。如果不是看在过去血腥的份上,他恐怕早就被人揍扁了。每次偷窃失手,被人送到警察跟前,他都是一副可怜相,似乎使警察下不了狠心,判他个一年两年。也许警察有着商人的精明,觉得在牢里养这种无关社会疼痒的小偷,实在不划算,倒不如放他到社会上去筹措自己的生活费。所以往往临时关几天,一桩偷窃案就算了结。谁也说不清他被抓或不被抓的时间有多长,大家都只当他在牢里,或者死了……”

鬼头的话颇耐人寻味,他的怨愤中居然流露着对七毛英雄气概的期待。我忽然觉得自己在一个下午对鬼头的了解,甚至超过了过去的许多年。在扇形光束的灯罩下,他的脸越发狭窄,把他眼里的疑惑衬得更大了。后来,我问起狗婆的事,他依然滔滔不绝,没有让我感到一秒钟的冷场。狗婆在离黄州不远的黄石市发了财,他靠加工石料起家,后来投资了房地产和服装店。他甚至为自己接连开张的连锁店,设计了胚胎形的图案。有一次,他告诉鬼头,其实那是他的右耳,被七毛咬去的下半截。我不知道,如果七毛走在黄州大街上,看见狗婆开的连锁店,是否知道门头上的店徽,是过去血腥岁月的一个象征。

鬼头咂嘴直夸酒好,他接连喝了三小瓶白干。我能感觉出他的生活有多寂寞和乏味,只有醉醺醺的时候,他才能找到理想的对话者,另一个拿着酒瓶的虚幻的鬼头。他说自从七毛入狱后,这个小镇变得不好玩了,大家都变得太温良,没有了纠缠不清的世仇,没有了让人振奋又刺激的格斗。他说他有时真想大打出手,说着他举起了一个空酒瓶子。

“别,别……”我忙用手摩挲他的脊背,让他冷静下来。但就在

这时,我看见了一个熟悉的人,穿着一件长摆风衣,高耸的衣领几乎遮住了半张脸。是七毛。他还是那么精瘦,额头上有像眉毛一样横着的一道刀疤。他进来时,酒吧里的所有说话声都停止了,所有人都警惕地看着他。这时两个怕惹祸上身的人,赶紧结账离去。看得出,他的威严犹在,时至今日,他仍是小镇上最臭名昭著的人物。鬼头的表情最富戏剧性,由刚才举着酒瓶时的愤怒,一下转成了惊惧。“啪”的一声,空酒瓶滑落到地上,他一下酒醒了。七毛听见声音,朝这边瞥了一眼,在走到柜台之前,他一直这样疑惑地看着我们。接下来,我的举动让酒吧所有人都大吃一惊,上前和他握了手,邀他过来同我们喝一杯。他跟我走过来时,鬼头不知所措地站起来,和七毛对视着。那一刻让人似曾相识地想起二十多年前的那场街头大战,他和鬼头各率一班人马鏖战前相互奚落的场面。但一两秒后……景象又回到温馨的一幕。同过去一样,七毛话不多,但面部的线条柔和多了,他不时在我说话时笑一下。有一刹那,我甚至觉得他的笑中有愚笨和痴呆的成份。他不关心我在哪里?干什么?倒是专心地喝那杯我为他点的酒。鬼头也拘谨地喝着,不再说话了。酒吧里重新漾起众人交谈的嗡嗡的背景声。

七毛喝完了酒,马上站起来,像为了表达感谢,过来用劲搂了一下我的肩膀,同时侧脸犹豫地看着鬼头。

“你们和解吧,相互握一下手。”我在一旁怂恿道。鬼头表情温和地站起来,大概七毛从他的眼神里看到了应许,出人意料上前拥抱了他。七毛走出大门时,鬼头和我未再挪动脚,倒像被他走后留下的一个空白惊呆了。我们重新坐下后,竟不知该说些什么为好。

突然,鬼头把酒杯一顿,惊叫起来,未拿酒杯的另一只手正在衣兜里摸索。

“我的钱包……我的钱包呢?妈的,这个丧尽天良的家伙,他